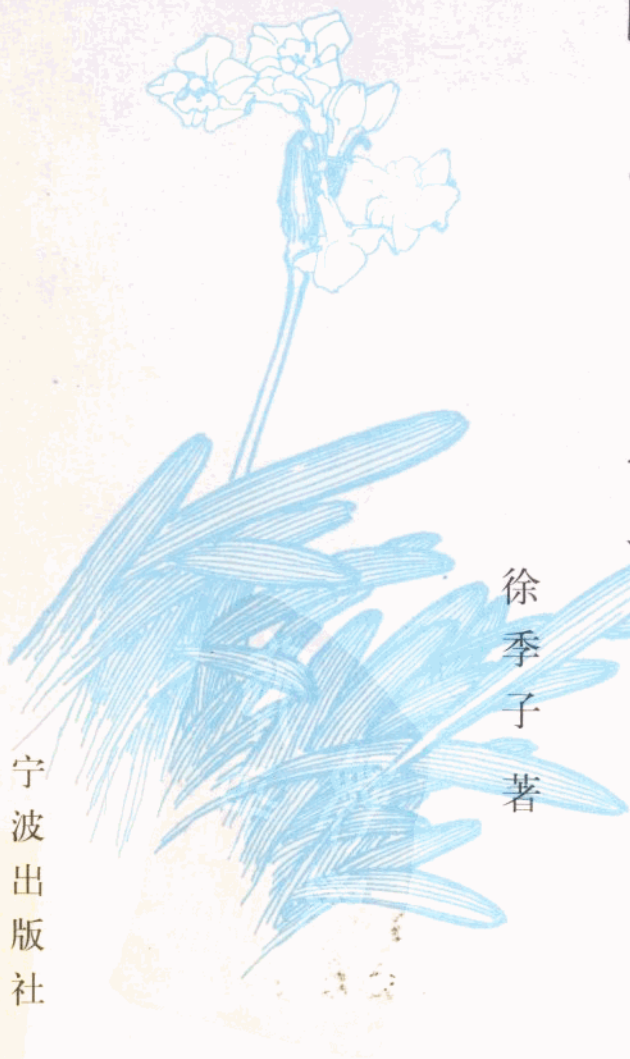


畅堂文谈

徐季子 著

宁波出版社



自叙

1992年，我家迁到厂堂街，近凉台有一小间作为书房，一时高兴，就在手记中写道：“室虽不大，列书三四架，可探书味一二。凉台蒔花草数盆，无奇花异卉，但四时生气不绝。居于斯，有事务当尽力而为，无所任则读书自娱，无贪无求，心安理得。气顺时秉笔行文，倦即闭目养神。恬淡自守，心胸舒畅，‘厂’、‘畅’音近，故名此室为‘畅堂’。”书中文字一部分写于“畅堂”，于是这本文集就定名为《畅堂文谈》。

《畅堂文谈》内容分“古典文学研究”、“文艺学散论”、“四明文采”三个部分。

我国古代的哲学、文学、史学、伦理学、军事学……成就辉煌，在世界文化发展史上起过重要作用，后来由于种种原因，昔日的光彩渐

失。自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经济的发展,学术文化又出现百家争鸣的繁荣景象,海内外许多著名学者,都推测二十一世纪中国文化将大放异彩。最近学术界开展“中华和合文化”研究,提出了令人深思的课题,指出“本世纪以来,由于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的浩劫和西方工业社会发展造成的环境破坏与人际关系紧张等‘工业社会病’,当代许多著名思想家再次推崇中国的‘和合’文化精神,甚至将其上升到指导人类未来的高度认识”(《中华和合文化研究概況》,见1997.1.27《人民政协报》“学术家园”版)。我自己在文艺理论教学和古代文论研究中,对此也曾有过朦胧的认识,最近读了专家们有关和合文化的论述,启发良多。中国古典文学和古代文论涵容广博,意蕴深厚,可供研究的含量十分丰富。“沧海无量,我只取一瓢饮”,我只能就我力所能及作些努力,1993年曾将《“文心雕龙”研究》和“佛教哲学对中国文学影响”两组论文,集成《文心与禅心》一书出版。今再将古文论、古典文学研究另一部分如《苏轼诗论》、《东坡文谈》、《东坡词臆札》等篇章结集于此,作为本书的上编。其中《红楼梦之色空观》是我《佛教思想对红楼梦的影响》一文在国外发表时改写,也收在这本集子内。

“文革”以后,十一届三中全会东风使大地解冻,万物复甦,文艺园地欣欣向荣。与此同时,西文现代派文艺思潮亦纷至沓来,一时诸说纷纭,议论横生,良莠难辨,莫衷一是。自然,西方文化(包括文艺理论)确有不少好的东西,吸纳进来于我有用,但决不能不分青红皂白将资本主义社会的腐朽思想文化贩运进来腐蚀人心;更不允许以此来否定中国社会主义的优秀文化传统。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在发展,它的精神是不朽的,继《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后,邓小平同志《在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的祝词》是当代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的经典,是中国文艺工作者必须遵循的指导方针。在当时纷纭复杂的文艺现象中,我遵循这一宗旨,发表一些文章,谈谈自己的看法和想法,现将这些文字也编集

在本书的“文艺学散论”中。今天看来有些论述还不够充分、文字也不够结实,但当时写这些文字时的感情还依稀可记,不妥之处,敬请高明指正。

本书下编为“四明文采”,阐述宁波的历史文化和思想道德传统,并对宁波历代思想家、文学家、书画家,作些简单的介绍。同时对当前活跃在宁波文坛的作家、艺术家以及他们的作品,就自己的感受作些评介。我生长在宁波,除八年抗战在内地外,其余时间都在宁波,顾今思昔,对比新旧,感触甚深。特别是近几年宁波经济迅速发展,两个文明建设都取得很大成就,城市面貌显著变化,宁波的总体形象一天更比一天美丽,内心有说不出的高兴。想到多年来宁波人民赐予我者甚厚,而我对家乡贡献甚微,内心赧然,只能以“四明文采”这组文字来表达我一点爱乡之心。

本书出版得到宁波市文联、宁波市文化局、宁波出版社大力支持;得到陈继武、杨东标、裴明海、戚天法、王耀成、张嘉梁、李振声诸同志热情关怀,并蒙浙江省文联主席顾锡东兄为本书扉页题写书名;成岳冲同志为编辑此书化了不少精力,在此一并致谢。

徐季子
于一九九七年春节

目 录

自叙	(1)
----	-----

上编 古典文学研究

一、唐诗的禅趣	(1)
二、苏轼诗论	(12)
三、东坡文谈	(22)
四、东坡词臆札	(31)
五、明代文学发展概况	(39)
六、屠隆简评	(58)
七、《红楼梦》之色空观	(70)

中编 文艺学散论

一、小说的含蓄	(79)
二、小说的流畅	(88)

三、散文的哲理	(95)
四、诗的情味	(101)
五、谈悲剧艺术	(111)
六、《讲话》的美学思想	
——毛泽东文艺思想学习札记	(118)
七、“按照美的规律来造形”	
——谈作品的社会效果	(126)
八、谈文学作品的美	(132)
九、审美情趣的民族性	(138)
十、文学要给人以高尚的情操	(146)
十一、谈创作个性	(149)
十二、溶思想与感情于一体	(155)
十三、热情和理想	(159)
十四、为浪漫主义说几句话	(165)
十五、知人论文	
——读茅盾的《鲁迅论》	(173)
十六、巴人文艺评论的风格	(178)

下编 四明文采

一、四明文采

——张孝祥——吴文英——高则诚
 ——屠隆——吕纪——丰坊——姚
 燮——梅调鼎 (187)

二、苏东坡和育王寺大觉禅师 (206)

三、宁波传统文化及道德思想 (210)

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道德观	——(220)
五、《文心与禅心》自叙	——(226)
六、《宁波帮研究》序	——(228)
七、《宁波民间故事集》序	——(232)
八、《民间故事集成·海曙卷》序	——(234)
九、《山乡巨澜》序	——(236)
十、《迷人的杨梅王国》序	——(239)
十一、《宁波旅游景点导游词》序	——(241)
十二、读《中国之春》	——(243)
十三、读《生命之歌》	——(246)
十四、杨东标散文小议	——(248)
十五、《宁波剧作家优秀作品选》评赞	——(251)
十六、“海外宁波人研究”赞	——(254)
十七、访日散记	——(257)

唐诗的禅趣

禅是一种复杂的概念，通常可以从三个方面来理解：

一、禅是各派佛教徒共修的法门，是佛教一切教派的总相法门，佛教徒修行首先从禅上修起，最后达到进入禅境的目的。晋·慧远《庐山修行方便经序》要求僧人通过坐禅而达到法体本体合一，他描写法体本体合一的情状是“运群动以至壹而不有，廓大象于未形而不灭，无思无为而无不为。”僧人修行达到无所不见而无所见，无所不闻而无所闻，空含万物，万物皆空，无思无为而无不为，便进入了禅的境界。王维有两句诗“欲知坐禅久，行路长春芳”（《过福祥师兰若》）、“薄暮空潭曲，安禅制毒龙”（《过香积

寺》),这里所谓“坐禅”就是指潜心修禅,所谓“安禅”就是指无思无为,解脱一切烦恼。简单地说,禅既是僧人修行的方式,也是僧人修行要达到的最高境界。

二、禅是指中国佛教中一个重要的宗派——禅宗。禅宗的心源虽然是由菩提达摩从印度传到中国,而最具中国文化特点之禅宗的形成,严格地说是由六祖惠能开始。禅宗主张单传心印,不立文字;禅宗依据的经典是《大般若经》、《楞伽经》,惠能最崇奉的是《金刚经》。禅宗修行宗旨是要“明心见性”、“解脱自在”,主张以心传心,自悟自解,自识清净本性,去来自由,心体无滞,认为“一切般若智,皆从自性而生,不从外入”。这种经过自悟自解而自识清净本性的智慧观照,很得中国士民的欣赏和接受,于是惠能开创的南宗禅发展很快,衍生出沩仰宗、临济宗、曹洞宗、云门宗、法眼宗,总称“五宗”;其中临济宗又派生出黄龙派、杨歧派,统称“五宗七派”。禅宗是中国最有影响的佛教宗派之一,在日本的影响也很大。

三、禅从更广泛意义上说,也可以说是一种思维形态,在特定环境中滋生的精神状态,是一种摆脱凡欲、摒除思虑、宁静淡泊、安闲自然、息心凝神、清心寡欲的精神境地。它使人在淡泊无为中体悟到生命和宇宙的纯净,从而产生出心地清明的情趣,这种情趣就是所谓“禅悦”。这里权且将“禅悦”和“诗趣”融会一起,称之“诗的禅趣”。

诗的禅趣和前面所谈的佛教的禅自然有一定联系,但能感受这种情趣的不一定是有佛教信仰的人,相反有时刻苦修禅的禅师不一定个个都能感受这种情趣,而无心于佛的普通人在特定情况下却能不期然而然地萌发这种情趣。

二

南宗禅谈禅说法不用艰深难懂的语言,惠能常用很普通的人

人都听懂的话来说法；以后著名禅师如马祖道一、百丈慧海更喜欢用村言俗语、隐语、暗喻或机锋棒喝来触发禅机；也有禅师爱用诗化的语言来启悟禅机，如药山禅师的“云在青天水在瓶”隐喻佛在自心，何须外求；曹洞宗创始人曹山本寂的《大梅山法偈》“摧残古木依寒林，几度逢君不变心”喻修禅要象梅花那样有耐寒傲霜的志节。禅门机锋往往叫人一时摸不着头脑，但一经解悟便豁然开朗，感到身心舒畅，洋溢着一种难以言说的机趣。禅宗十分看重一个悟字，“一念悟，众生是佛”（《坛经》），禅宗“悟”的思维方式，启迪了一部分唐代诗人，使唐人小诗增添了哲理和韵味。

禅趣诗在体式上绝句多于律诗，古体长诗虽然也有谈禅的，但理多于趣，不像绝句那样有情趣。绝句言简意赅，以少胜多，溶意于景，涉笔成趣。律诗也有富于禅趣的好诗，但律诗格律较严，限制过多，不像绝句可以少受拘束，挥洒自如。禅趣诗内容多涉山水田园，由于诗人性爱自然，耽山悦水，在大自然的陶冶下忘却尘世纷扰，因而禅趣诗多半常有幽静淡远的情趣，给人以清新之感。禅趣诗的作者，有的诗才极高又精通禅理；有的仕途困顿，借山水以排忧遣愁；有的本身就是寄至味于淡泊的禅师。

王维是精通禅理的大诗人，他的《辋川集》山水田园诗中，有的是缘情之作，借山水抒发情怀，有的则是清静无为，“连感慨也无”的禅趣诗。借山水来抒发情怀的如《孟家坳》“新家孟城口，古木余衰柳。来者复为谁？空悲昔人有。”出言自然而语多感慨，古木凋零，人事沧桑，充满悼古惜今之意。如《华子冈》“飞鸟去不穷，连山复秋色。上下华子冈，惆怅情何极！”春去秋来，思绪绵邈，景语都是情语。如《山中道别》“山中相送罢，日暮掩柴扉。春草明年绿，王孙归不归？”身居深山，心牵离人，语味极淡，情思极深。如《哭孟浩然》“故人不可见，汉水日东流。借问襄阳老，江山空蔡州。”失故友之痛，叹才士之亡，悼惜之情，感人至深。这类诗虽然写得冲淡自然，但都是抒情之作，若以禅趣而言，则不同于《鹿柴》、《乐家滩》、《白

石滩》、《竹里馆》、《辛夷坞》、《鸟鸣涧》、《山中》诸篇了，如《鹿柴》“空山不见人，但闻人语响。返景入深林，复照青苔上。”这首诗以声和光来反映山之幽深，林之邃密，人景同化，远离尘世之喧嚣。如《竹里馆》“独坐幽篁里，弹琴复长啸。深林人不知，明月来相照。”描写竹林操琴，意随神往，物我两忘，唯有明月相照，诗意灵空超脱。如《山中》“荆溪白石出，天寒红叶稀。山路元无雨，空翠湿人衣”。溪枯石出，天寒叶稀；山中云雾，濡湿人衣，一片萧瑟、寂寞、空濛景象，有情无情，不即不离。如《书事》“轻阴阁小雨，深院昼慵开。坐看苍苔色，欲上人衣来。”不带声色，含意幽密，苍苔染人衣，人衣袭苍苔，写出不染不净的禅境。如《辛夷坞》“木末芙蓉花，山中发红萼。涧户寂无人，纷纷开且落。”芙蓉花在山中自开自落，自在自得，何预人间事？如《鸟鸣涧》“人间桂花落，夜静春山空。月出惊山鸟，时鸣春涧中。”花自落，夜自静，月光惊山鸟，鸟鸣山更幽，一派静境，与《辛夷坞》可谓异景同趣，异曲同工，胡应麟评为“名言两忘，色相俱泯”（《诗薮》），深得禅趣。以上诸作可算得是禅趣诗的典型。王维诗中还有象《田园乐》一类的田园诗，如“采菱渡头风急，策杖村西日斜。杏树坛边渔父，桃花源里人家”、“萋萋芳草春绿，落落长松夏寒。牛羊自归村落，童稚不识衣冠”、“山下孤烟远村，天边独树高原。一瓢颜回陋巷，五柳先生对门”等诗，只可说是恬静、纯朴、淡远的田家风俗画或风景画，并不含多少禅味。王维还有直接谈禅的诗，但是一涉理路，诗趣就减弱了。禅趣大都出于“任性逍遥，随缘放旷”（《五灯会元》卷七），一涉理就没趣了，如《酬少府》“晚年惟好静，万事不关心。自顾无长策，空知返归林。松风吹解带，山月照弹琴。君问穷通理，渔歌入浦深。”这是王维晚期之作，前四句写自己心情，说万事不关心，其实他依然在关心，否则也不用说“自顾无长策”带有自嘲意味的话了。后四句反映他如羁鸟归林，解脱自在的情趣，而心中还藏着“穷通”思想，虽然没有明说，但与上面“自顾无长策”联起来看，他对政治生活不仅有所褒贬，甚至还是留恋的。以

前有人说王维“晚年唯好静，万事不关心”是消极出世思想，不错，王维在仕途坎坷时确有出世思想，而从他出山入山、几进几出的经历来看，他的入世思想多于出世思想。“市隐何妨道，禅栖不废诗。”他是抱着做官修禅、事理无碍思想来做官、修禅、写诗的。他弟弟王缙说他：“当官坚正，秉操孤直，纵居要剧，不忘清静。”（《王缙进王右丞集表》）“纵居要剧，不忘清静”八个字确是王维为人处事、修禅作诗的最好说明。本文阐述王维诗的禅趣，并不意味王维其他诗价值不高，如以价值而论，王维有许多诗是高于禅诗的，不过禅趣诗确是王维诗重要的部分，对以后的诗创作和理论都产生过较大的影响。

与王维齐名的诗人孟浩然，也写过许多山水田园诗，风格冲淡自然，和王维有相似之处，孟浩然曾想出仕，而机遇不佳，退而洁身自好，淡泊自守。他诗风清新，如《宿建德江》“移舟泊烟渚，日暮客愁新。野旷天低树，江清月近人。”情景宛然，诗意隽永，但句句含我，字字关情，有诗趣而不涉禅味，这方面孟浩然山水诗和王维是有所不同的。另一位风格相近的田园诗人储光羲，他的诗风质朴清淡，而所作感慨多气，这可能和他仕途顿挫、官运不亨有关，如《洛阳道五首献吕四郎中》“洛水春冰开，洛城春树绿。朝看大道上，落花乱马足。”明写在洛阳道上骋进的官宦们得意神态，而字里行间流露他关情仕途的心态。他的《江南曲》“日暮长江里，相邀归渡头。落花如有意，来去逐船流。”这虽是一首写江南水乡、男女情爱的乐府诗，但道出有情无情一如落花，可算是一首参透情根、色相皆泯、有禅味的诗。但这种禅趣不是有意写出，而是于无意中流露出来的。

被称为“五言长城”的刘长卿，为人刚直，多忤权贵，累遭贬遣，喜与僧人交往，他的诗亦颇多禅趣。他的五绝有的情深意密，有的清冷淡泊，如《逢雪宿芙蓉山主人》“日暮苍山远，天寒白屋贫。柴门闻犬吠，风雪夜归人。”写景极真，写情极深，写山民之贫困清苦十

分感人,诗意至深而不舍禅趣。如《听弹琴》“泠泠七弦上,静听松风寒。古调虽自爱,今人多不弹。”诗风苍朴、含蓄,诗中描写的境静而诗人的心不静,是借听琴在抒发抑郁不遇的心情,是好诗但不是禅诗。如《送上人》“孤山将野鹤,岂向人间住?莫买沃洲山,时人已知处。”这是一首讽刺诗,讽刺佛门弟子本该超尘脱俗,却要占名山而扬名媚俗,岂是出家人之本旨,诗虽涉佛而不舍禅意。他也写有意境悠远的禅趣诗,如《送灵澈上人》“苍苍竹林寺,杳杳钟声晚。荷笠带斜阳,青山独归远。”这也和《逢雪宿芙蓉山主人》一样,是一首可以入画的好诗,但“风雪夜归人”是以情写景,“青山独归远”是以禅写景,前一首有情趣,这一首有禅趣。他另一首五律《寻南溪常道士》“一路经行处,莓苔见屐痕。白云依静者,青草闭闲门。过雨看松色,随山到水源。溪花与禅意,相以亦忘言。”清新脱俗,一尘不染,景近意远,理趣皆具,是禅趣诗的上乘之作。另一位诗人常建也是善于融景于禅的高手,如《破山寺后禅院》“清晨入古寺,初日照高林。曲径通幽处,禅房花木深。山光悦鸟声,潭影空人心。万籁此俱寂,惟闻钟磬音。”进禅院而禅心自发,描绘了一派清净禅境,在律诗中是一首难得的禅趣诗。

韦应物早年侍卫皇室,放任恣纵,后折节读书,历任滁州、江州、苏州刺史,性向简淡,喜与禅师过往,擅长绝句,山水诗清幽淡远,颇有禅趣,如《怀琅琊山深、标二释》“白云理大壑,阴崖滴夜泉。应居西石室,月照山苍然。”四句诗渗透了深、幽、清、寂四个字,怀人而不及人,以清净境来烘托深、标二释子之高洁。禅门有言“才涉唇吻,便落意思,尽是死门,终非活路。”(《五灯会元》卷十二)上诗怀人而不写人,表意而不着意,不涉理路,不落言筌,深得禅趣。他的《滁州西涧》一诗,更是脍炙人口,“独怜幽草涧边生,上有黄鹂深树鸣。春潮带雨晚来急,野渡无人舟自横。”自然放旷,清幽绝伦,与柳宗元《江雪》“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堪称禅趣诗之双绝。柳宗元因改革弊政失败后,累遭贬遣,处

境困厄，纵情山水，悠游于儒佛之间，所作诗颇多禅趣，如《渔翁》“渔翁夜傍西溪宿，晓汲清湘燃楚竹。烟销日出不见人，欸乃一声山水绿。回看天际下中流，岩上无心云相逐。”描写渔翁寄身山泽、与世无争、悠游自在的情状，这正是柳宗元所祈求的“淡然离言说，悟悦心自足”的禅境。

白居易晚年信佛，自号香山居士，所作诗内容和他早期反映民生疾苦的新乐府大不一样，但仍保持清楚明白的风格，有些诗哲意隽永，耐人寻味，如《遗爱寺》“弄日临溪坐，寻花绕寺行。时时闻鸟语，处处是泉声。”明白如话，说出了无思无为、解脱自在的禅趣。如《惜牡丹花》“惆怅阶前红牡丹，晚来唯有两枝残。明朝风起应吹尽，夜惜衰红把火看。”这首诗从字面上看是诗人怜花惜春之作，如果再深一层探究，诗人从牡丹残枝，联想到大千世界兴衰环回，物物皆然，参悟到“不生不灭，不常不断”的禅机，这首诗颇似禅家的话头，参的是活句不是死句。又如《花非花》“花非花，雾非雾；夜半来，天明去。来如春梦几多时？去似朝云无觅处？”花是花而非花，雾是雾而非雾，花与雾俱都稍纵即逝，万物均是梦幻泡影。这是白居易另一首禅悟诗，但这只能说是佛经的诗解，禅趣不及上一首。另外，他还有《读禅经》“须知诸相皆非相，若住无余却有余，言下忘言一时了，梦中说梦两重虚，空花岂得兼求是，阳焰如何更觅鱼，摄动是禅禅是动，不禅不动即如如。”此诗全袭佛经中的偈，了无诗意，自然谈不上禅趣。白居易在《醉吟先生传》中为自己画像“性嗜酒、耽琴、淫诗，凡酒徒、琴侣、诗客多与之游，游之外栖心释氏，通学小中大乘法。”由此可见白居易和王维有别，王维潜心佛道，虔诚礼佛，深得三昧；而白居易信佛不过和饮酒、操琴、游山玩水一般，是一种生活享受，他虽自称居士，但和摩诘居士不同，香山诗大部分是白居易晚年率性随意之作，论诗意不如以前，论禅趣则不如王维。

大历诗人钱起，诗风清丽含蓄，所作小诗均不涉佛理，但在他如画的小诗中往往不经意地流露禅趣，如《宿同口驿》“野竹通溪

冷，秋蝉入户鸣。乱来人不到，寒草上阶生。”萧瑟、荒凉，而生气不灭，于不经意中表达了“诸法不生不灭”的禅趣。如《远山钟》“风送出山钟，云霞度水浅。欲寻声尽处，鸟灭寥天远。”闻钟声而怅寥廓，欲寻钟声尽处，惟见暮色苍茫，闻而未闻，见而未见，声色皆冥，诗意含禅味。晚唐诗人杜牧，秉性刚直，诗风倜傥，评论时政慷慨多气，有济世的抱负，但不为时用。诗篇中多伤时忧世之作，有时寄情物外，遗世独立，有些诗篇颇有禅趣，如《题敬爱寺楼》“暮景千山雪，春寒百尺楼。独登还独下，谁会我悠悠。”又如《赠渔父》“芦花深泽静垂纶，月夕烟朝几十春。自说孤舟寒水畔，不曾逢着独醒人。”这类诗的禅趣，都是作者想寄身江湖以求解脱的心境的自然流露的。

唐人小诗，除诗人诗篇含有禅趣外，有几位诗僧的诗也颇有禅趣。按理说诗僧的诗应当更具禅趣，事实不然，因为僧人爱在诗中表达禅理，一涉理路禅趣就相应减弱，因此唐人小诗的禅趣，士人优于僧人，不过也有不少诗僧写了许多耐人寻味的禅趣诗。如船子和尚德成的偈“千尺丝纶直下垂，一波才动万波随。夜静水寒鱼不食，满船空载月明归。”这几句偈极有诗趣，一条钓线搅动万波，若动若静，若静若动；钓者求鱼而意不在得，明月满船而空无所有，世间万象空有不二。就禅而言是禅师悟道的名言，就诗而言是意境悠远的好诗。唐诗僧寒山子诗也有同样妙处。寒山，世人不知其姓名，隐居天台山寒岩，破衣敝裘，行走山林，少与人语，独自言笑，常题诗于林间石上，诗句出于天籁，颇有机趣，后人于山林间抄录三百余首，名《寒山集》流传于世，如《寒岩》之三“登陟寒山道，寒山路不穷。溪长石磊磊，涧阔草蒙蒙。苔滑非点雨，松鸣不假风。谁能超世语？共坐白云中。”《寒岩》之四“为爱寒山路，而无车马踪。联溪难记曲，叠嶂不知重。沍露个般草，吟风一样松。此时幽径处，形影问何从？”《寒岩》之六“寒山多幽奇，登者皆恒偃。月照水澄澄，风吹草猎猎。凋梅雪作花，杌木云充叶。触雨转鲜灵，非晴不可涉。”这

些诗都是随景写景，意境空灵，语言朴素，不事雕饰，任意而为，随性而作，离俗而不弃世，涉理而说不理，诗趣理趣浑然一体并存不悖，这是僧人禅诗之佳者。与寒山齐名的拾得，是丰干在路上拾得的孩儿，由天台山僧抚养，长大后为国清寺烧火僧，与寒山为友，也能诗，诗句浅显明白，出于天籁，但喜于诗中阐扬佛理，诗趣不及寒山，如《无题》之一“寒山自寒山，拾得自拾得。凡愚岂见知，丰干却相识。见时不可见，觅时何处觅。借问有何缘，却道无为力。”《无题》之二“般若酒泠泠，饮多人易醒。余住天台山，凡愚那见形。常游深谷洞，终不逐时情。无愁亦无虑，无辱也无荣。”诗虽自心间流出，无愁无虑，无辱无荣，也是明心见性之言，但借诗谈道，诗味不足，也就无禅趣可言了。另一位天台山僧灵彻，原是云门寺律师，社会阅历较深，文化素养较高，他的诗不像寒山、拾得出于天性，而是洞察世情、超脱是非后形成放旷豁达的诗风，如《东林寺酬韦丹刺史》“年老心间无外事，麻衣草座亦容身。相逢尽道休官好，林下何曾见一人。”这是说官场上人，人人都说要退隐林下，事实上没有一人能做到，只有不慕荣利的山僧，才能安心过清苦寂寞的山林生活。这虽是一首洞察人心的好诗，但缺少禅趣。他的《天姥岭望天台山》“天台众峰外，华顶当寒空。有时半不见，崔嵬在云中。”此诗明写天台华顶山之高，暗喻真如福地可望而不可及，不是轻易到得了的，深入浅出，颇有禅趣。还有一位曾隐居天台山的僧人灵一，名不及灵彻，而所作诗篇既含禅理又有诗趣。如《雨后欲寻天目山，问元骆二公溪路》“昨夜云生天井乐，春山一雨一回风。林花解逐溪流水，欲上龙池通不通？”此诗描写云、山、风、雨、林花、溪流，句句写实景，最后一句问句，极似禅门的话头，有此一问使通篇景语都含禅意。参话头，决疑窦，是禅子修禅的法门，大疑大悟，小疑小悟，不疑不悟，春山风雨吹落林花，林花逐溪飘流，溪流是否通向龙池？林花能否到达龙池？此一疑令悟者自解。这是一首寓禅机的诗，但不是洒脱自然的禅趣诗。他《题僧院》“虎溪闲月引相过，带雪松枝挂

薜萝。无限青山行欲尽，白云深处老僧多。”和《归岭山过惟审上人别业》“禅客无心忆薜萝，自然行径向山多。知君欲问人间事，始与浮云共一过。”这两首诗全是用老僧口气道出了无思无为、无挂无牵、淡泊自然的禅境和禅趣。

唐代著名的诗僧要数皎然和贯休，他们留下来的诗最多，但大都是以史为诗，以学问为诗，以佛理为诗，以世情为诗，其中自然有不少好诗，但有禅趣的诗却并不多见。如皎然的《酬崔侍御见赠》“买得东山后，逢君小隐时。五湖游不厌，柏署迹如遗。市隐何妨道，禅栖不废诗。与君为此说，长破小乘疑。”完全是迎合崔亦官亦禅心理的应酬之作，谈不上什么禅趣。贯休写过许多同情民间疾苦的好诗，如《偶作》四“君子食即食，何必在珍华。小人食不食，纵食如泥沙。清歌且莫唱，妙舞亦休夸。尔非凤炙麒麟肉，焉能一挂于齿牙。去来去来归去来，红泉正洒芙蓉霞。”将贫富生活作了强烈的对比，控诉豪门的侈奢，同情贫民的痛苦，有很强的现实意义。他悲天悯人，以慈悲心看世界，很少作淡泊潇洒的禅趣诗。

三

禅趣诗在唐诗中不占主导地位，只能说是唐代诗苑中的奇葩，具有引人的艺术魅力和独特的美学风格。对这类诗不能简单地用积极的或消极的概念去判别，读这类诗既可能使人产生逃避现实、孤芳自赏的消极心理；也可能激发起人们对山水田园大自然的热爱，在争名逐利、损人利己的庸俗气氛中保持清新独立的头脑，以求心灵的纯洁和人格的完美，这就不能说是消极的了。

禅趣诗虽然与禅有一定联系，但并不一定与宗教有必然关系。有佛教信仰的人可以在禅趣诗中感悟“息虑忘缘”的禅味，一般读者可以从禅趣诗中领略宁静、淡泊、悠远的情趣，有的还可以借此来解除心中的烦恼和情绪的焦躁。诗无达诂，仁者见仁，智者见智，